

清明前后，乍暖还寒，各地桐花渐渐盛开，或紫色或白色，绽放着浩浩荡荡的美丽，装扮着本就隆重的春天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栽种桐花、观赏桐花、描写桐花，赋予桐花丰富而细腻的情感，以桐花寄相思、解乡愁。在传统文化中，桐花拥有多重身份，既是节气之花，也是友谊之花；而桐花之木，自古就被视为制琴良材，尤其是四川泡桐所制之琴被称为“蜀桐”，在唐宋时期大放异彩，生动演绎了独属于蜀派古琴的不朽传奇……

# 桐花桐木： 清明之花，制琴良材

□杨立



成都锦江边的泡桐树花开正盛。刘陈平摄



泡桐花 刘陈平摄

## 节气之花

### 自然时序的物候标志

到了清明，草木生长，万物清洁又明净。清明分为三候：“一候桐始华，二候田鼠化为鴽，三候虹始见（《岁时百问》）。”由于桐花盛开在清明前后，古人就将其视为清明节的代表，所以桐花又被称为清明之花。

那桐花到底是什么花？据考证，清明节气里的桐花多指泡桐树开的花，而非梧桐花。泡桐是玄参科泡桐属植物，而梧桐是梧桐科梧桐属植物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梧桐又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，它兼指梧桐（皮呈青色，故称青桐）和泡桐（皮呈灰白色，质地轻，故称白桐）。梧桐的花期一般是在盛夏六七月间，花朵十分小，多呈淡黄绿色；而泡桐花盛开于三四月间，花朵较为硕大，大多呈白色或紫色。我国栽培的主要种类有兰考泡桐、秋叶泡桐、毛泡桐、白花泡桐、四川泡桐和台湾泡桐等。

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。在自然界，各种花卉的开放与时节有着明显而稳定的对应关系，聪明的古人还总结出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之经验，以花次第开放的顺序来表达季节变化的过程。从隆冬的小寒开始，到暮春的谷雨结束，一共包含了八个节气、二十四候。每一候对应一种花，总共二十四种，这就是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。这二十四种植物中，桐花就是其中之一。明初王逵在《蠹海集》有记载：“清明一候桐花，二候麦花，三候杏花；谷雨一候牡丹，二候酴醾，三候楝花。花竟则立夏矣。”

清明三候分别对应着桐花、麦花、杏花。观察细腻的古人，将桐花归入展现岁月变化的植物，也印证了桐花的标志性与广泛性。

## 友谊之花

### 见证“元白”二人的深情

中唐时期，元稹和白居易同为杰出的代表性诗人，大力倡导旨在革新诗歌的新乐府运动。在诗坛上，他们将元稹和白居易合称为“元白”。他们的缘分开始于唐贞元年间，二人于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通过吏部书判拔萃考试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同时登上政治舞台。

元稹和白居易相识后交往近三十年，可谓情深谊长，其间多以诗唱和。有学者统计，不包括“元白”二人赠答的部分，共有一百三十五组彼此唱和的诗歌，足见他们友谊之深。在两人众多唱和诗作中，桐花堪称高频词汇，成为“特别”的存在。元和

五年（810年），元稹贬谪江陵（今湖北荆州市）途中，身心落寞的他写了一首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》给白居易，诗中有“微月照桐花，月微花漠漠……我在山馆中，满地桐花落”。白色的月光下，零落满地的桐花，如满地的寂寞，满地的思念。

在收到友人诗作后，白居易欣喜不已，复以《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》相和，以表达对元稹的思念，诗中有“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桐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”。在月下赏桐花，月下思故人，字字表达了关怀，句句道出了珍重。紫色的桐花，在深山中自由飘落，遍地残芳无人可怜，宛如一位身世相似的知己，能读懂诗人的丝丝愁绪，同时也能替诗人寄去思念。不仅如此，元稹还写过《桐花落》《桐花》等诗，白居易写过《和答诗十首·答桐花》《桐花》等诗。

身处人生逆境，桐花成为诗人心中的寄托，以花传情，以花明志，一方面抒发了诗人被贬的愁闷情绪，一方面也隐喻着诗人孤傲不屈的人生态度。在容易伤感的暮春时节，桐花以其独特的作用，给诗人的孤独心灵以淡淡的慰藉。

## 吉祥之鸟

### 桐花凤的忠贞不渝

每年春天，草木繁盛之时，美丽的桐花就会吸引一种鸟儿前来聚集，在花团锦簇的泡桐枝头，叽叽喳喳、嬉戏玩耍，自由在地吸食桐花里的甜美花蜜。由于这种鸟常栖于桐花，古人便称之为桐花凤。桐花凤即蓝喉太阳鸟，属于鸟纲、太阳鸟科的小型鸟类，它们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，主要生活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西南诸省，现已被列为濒危物种。

在历史上，特别是蜀地人士，尤其钟情于桐花凤，还专门将其绘在扇上以供日夜把玩，谓之“桐花凤扇”。唐代名相李德裕在《画桐花凤扇赋》中有记载：“成都夹岷江矶岸，多植紫桐。每至暮春，有灵禽五色，小於玄鸟，来集桐花，以饮朝露。及华落，则烟飞雨散，不知其所往。有名工绘于素扇，以偿稚子。”在序言中，他谈到岷江之畔生长着许多桐树（紫桐），还有蜀地桐花凤这一特有的鸟类，以及蜀地特有的物产桐花凤扇。

宋代苏轼回忆年少时，自家庭院中柏林枝叶扶疏，众鸟筑巢于书室之前，或飞或停自得其乐，特别是桐花凤，常翔集于此。他在《鸟说》里写道：“又有桐花凤四五百，翔集其间，此鸟羽毛，至为珍异难见，而能驯扰，殊不畏人，闾里间见之，以为异事。”宋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，苏轼、苏辙两兄弟双双考中进士，看来这桐花凤的确是祥瑞之兆。离开故乡后，来自桑梓的鸟儿桐花凤成为苏轼思念的对象，他还在《异鹊》中提到：“昔我先君子，仁孝行於家。家有五亩园，夙凤集桐花。”

桐花凤不仅是祥瑞之兆，也被当作爱情之鸟。清初诗人王士禛素有“王桐花”之雅称，这源于他填了一首艳传一时的《蝶恋花》，词中有“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”之妙句，堪称神来之笔，比喻十分准确而清新。人世间男人和女人的爱情，如果都能像桐花和桐花凤般缠绵，那该有多美好啊！

## 清雅之木

### 吴丝蜀桐张高秋

诗鬼李贺在《李凭箜篌引》以“吴丝蜀桐张高秋，空山凝云颓不流”作为开篇。诗中的“蜀桐”即指用蜀地桐木制作而成的乐器——琴。在唐宋时期，蜀地所制古琴受到文人墨客的热烈追捧，特别是成都雷氏家族所制“雷琴”，更成为千金难买的琴中极品，大文豪苏东坡更以“家藏雷琴”为荣。

蜀琴为何能够名扬天下呢？主要与其出类拔萃的品质有关。蜀地制琴产业的兴旺，可谓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四川盆地多山，地理环境优越，盛产各类适合制琴的材料，如桐、梓、松、杉等；在技艺流传方面，隋代蜀王杨秀在仁寿年间（601年-605年）曾于成都召集四方工匠“常造千面琴，散在人间”，此举极大推动了蜀地琴艺的发展。到了文艺繁荣的唐朝，蜀地古琴更是异常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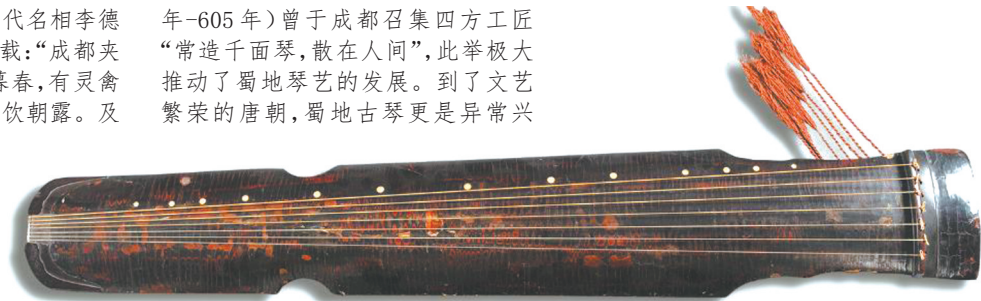
盛，锦官城商旅云集，自然催生了一批善于制琴的工匠和善于演奏的琴家，以及热衷于观赏的听众……

桐木一般作为琴之面板，而梓木作琴之底板，故有“桐天梓地”之说。蜀地之古琴，多用产于山野深处的泡桐。古人之所以选择桐木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现代物理学研究表明，泡桐声辐射品质常数高，具备优良的共振性质、极佳的声乐性能，同时其材色浅而一致，纹理细腻、质地轻柔、易于加工，成为制作弦乐器的理想音板。

当然，桐木并非制琴的唯一木料，而是主要木料。明何宇度在《益部谈资》中记载一则故事：“传称雷威作琴，不必皆桐。遇大风雪之日，酣饮，着蓑笠独往峨眉山深松中，听其声连延悠扬者，伐之，断以为琴。有最爱重者，以松雪名之，故世称雷威琴。”唐代斫琴名家雷威不辞辛苦冒雪入山，主要目的就是寻良材、制好琴、奏佳音。这也说明，对于古琴制作，木材的选择非常重要。

雷琴今已少，知音世所稀。有学者统计，四川博物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收藏了历朝历代的古琴共计30张，其中最珍贵的一张为唐琴，是存世不多的唐琴之一，堪称镇馆之宝。这张制作于唐代的雷琴，面为桐木，底为梓木，形制古朴浑厚，名曰“石涧敲冰”，寓意声音清绝。

轻盈的桐花，从唐宋绽放至今，多少诗人竞相歌咏，多少旅人抬头尽望，在一首首平平仄仄的韵律里，一串串紫白色的花朵间，酝酿着世间极为细腻的情感。暮春的桐花开了又落，陪伴着、记录着、叹息着，周而复始地展现光阴流逝。而高大之桐木，在花开花落间，遗世独立般生长。从光阴中次第铺展的桐花，宛如抱琴而歌的老者，从容地唱出余韵悠长的故事，关于历史，关于文学，关于至死不渝的爱情。



“石涧敲冰”七弦琴 唐 四川博物院藏